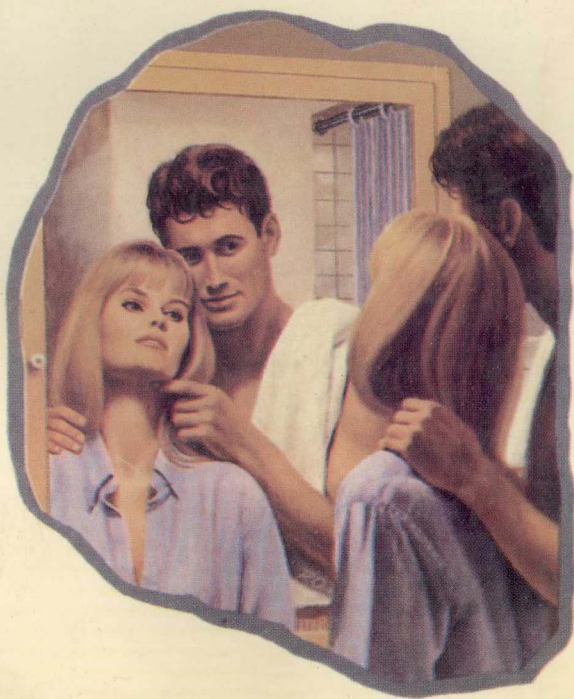


世界文豪卢梭传世名作

两 情 人

〔法〕卢 梭 著



LIANGQINGREN

两情人

〔法〕卢梭 著

王军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黑)新登字第 12 号

责任编辑:林风

封面设计:光华

两情人 [法]卢 梭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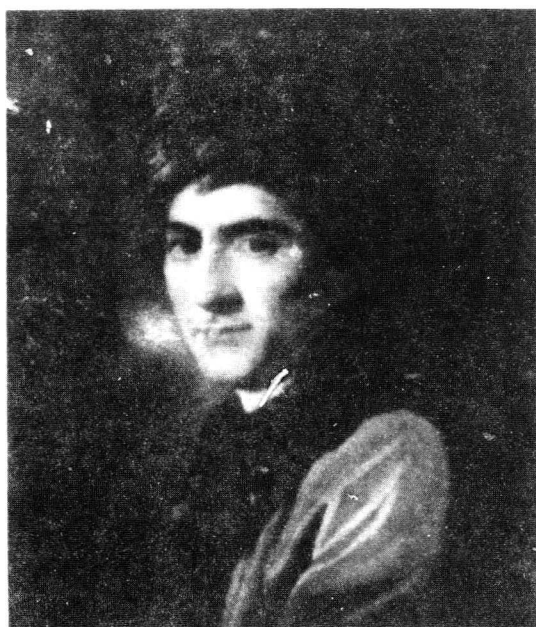
黑龙江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76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5

1995 年 7 月第一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16-0990-5/1·837

定价:28.80 元(上下)册



卢梭 像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

——卢梭 《忏悔录》

是的，米勒，我的心灵受到生活的重压，那是真的。长期以来她成了我的负担，我已失去让她爱我的一切，现在只剩下烦恼了。但是，大家都说，没有这生命的赐与者的命令，我无权随便处理。我知道它不止一次地属于您。您的关照使我两次得救，而且您的恩惠不停地使我保住了它。当我不知确否有罪时，我永远不会任意地丢掉。只要保留它还有一线希望，对您能有用处，亦然。

您曾说我对您是必需的，您为什么骗我？自从我们在伦敦以来，远谈不到我给您帮什么忙，倒是您总在照顾我。您是何等多余地为我操心呀！米勒，您懂得，我恨罪过甚于恨生命。我崇拜永生的造物主。我欠您无限的情，我爱您，在世界上我只有您了。友谊、义务都能拴住一个不幸的人。一些借口，一些诡辩学说无济无事。请启发我，冲我的心讲话吧。我决心听您的，但是，您记住这可不是人们滥用绝望时做的事情。

您愿意叫人们推理，好吧，咱们就理论一番吧。您愿意叫人们对于要进行问题的重要性加以仔细研究，我同意。现在咱们平静地安详地探求真理。讨论一般问题就象它关系到另旁世人。罗伯克在自杀前赞美自愿死亡。我不愿意学他的样子写一本书，我也不太喜欢他的做法，但我要学他那股子冷静劲来讨论此问题。

我长期地沉思过这个严重问题。您该知道，因为您知道我的遭遇而且这还活着。我越加反思就越感到这个问题归结到它的基本命题。在不妨别人的前提下，选择舒适的途径避开遭罪，这是自然界的权利。当我们的生命对于我们是灾难，对于旁人又没好处时，那就应该允许摆脱它。如果说世上还有一个真理一条定律，那就是这一条。假如人们终于推翻了这个理论那就没有不犯罪的行为了。”^①

我们那些诡辩学者主张什么呢？第一，他们把生命当成一件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因为它被赏与的，但是，恰恰因为它是赏与的，所以它是归我们的。上帝不是也给了我们两条胳膊吗？当

人们害怕得上癌症时，该割去一条，甚或两条胳膊一齐割，对于那些相信灵魂不死的人们，这个相似性完全是确切的，因为我牺牲我的胳膊是为了保留一件更宝贵的东西——我的肉体。我牺牲我的生命是为了保留更可贵的事物——我的舒适。

这种反驳不太有力，他们把它千变万化，他们把人生在世看成是派兵站岗放哨。他们说，上帝把你放在世上，为什么你离开不请假？但是你自己呢，他把放在你的县城，为什么你走出没有请假？还不是在遭罪时请假？不管他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在我身上也好，在世上也好，只看它对我是不是舒适，如果遭罪我就离开。这才是上帝的声音，上帝指的道路。我同意应该想到秩序。但是，当我自然死去的时候，上帝没有命令叫我离开生命而是拿走生命，当他命令我离开生命时我必然忍受不了。遇到第一种情况我将全力反对，第二种情况我只好服从。

您想过没有世上就有相当多的人不公平地指责那些反对天意而自愿自杀的行为，就好象人们愿意逃避它的法律？这绝不是为了逃避它的法律停止生活而正是为了执行。怎么！上帝就只对我的肉体有管辖权吗？在宇宙间就没有某个地方或某种存在物不属它亲手创造的吗？并且一旦我的净化了本质更单一近似它的时候，在我身上就不那么立即见效了？不，它的公平和慈悲成了我的希望，而且如果我相信死亡能逃避它的权威那就不愿再死了。

这是《斐东》^②的诡辩学派之一完成的最崇高的真理。苏格拉底对赛贝斯说：如果你的奴隶自杀了，你还能因为他不义地损害了你的财富而处罚他吗？好苏格拉底，您对我们说的什么？人死了之后就不归上帝管了吗？绝对不是这样，而是应该说，假如你让你的奴隶穿一件衣服，而这件衣服妨碍他给你干活，他为了更好地给你干活而脱掉这件衣服，你还要因为他脱这件衣服而处罚他吗？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对生命附加上过多的重要性了，好象我们的存在多亏它，而人一死也就什么也不是了。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眼里无所谓，在理想眼里无所谓，在我们眼里也该是无所谓。而

当我们放弃生命时，无异于脱去一件不合体的衣服。这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吗？米勒，这些夸夸其谈的演说家一点没安好心。在他们的推理中净是些荒诞不经和残酷无情，他们加重了所谓的罪行，就象人们自己摆脱掉存在一样，而且假如人们总存在，就得惩处。

至于谈到《斐东》，它只对他们提供了唯一的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他们总也没有运用，这个问题在那儿只是非常简单地讨论一下，一带而过。被极不公正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几小时后便死去，假使允许他运用这个理论，他也无需很注意地考察它了。比方说真地象柏拉图记载的那样坚持他说的话，相信我，米勒，在有机会运用它的时候，他会更仔细地思考的。然而人们不能从这部不朽的著作中提取任何反对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利的有利反驳，理由即在于此。正因如此，卡东在他离开人世以前两个小时，曾两次细读了这部著作的全文。

就是这些哲学家本人也研究过生命是不是从来就是一种灾难？充分考虑到它生命充满了无数苦闷和无数邪恶的缺陷，于是人们更倾向于研究它是不是一种好处？罪恶不停地围攻一个最有道德的人，他活着的每时每刻都有当恶人的猎获品或本人当恶人的危险。斗争和痛苦，这就是他生在世上的命运。作坏事和痛苦这就是坏人们的命运。其余一切在两类人之中都不相同，只有生命的灾难他们是共同的。假如您需要权威性的论断和事实，我将引用些权威性的意见，智者的答复，受到死亡奖励的道德行为。我们不谈这些吧，我是同您在交谈，米勒，我请问您：人世间智者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说他集中自己的一切归到他的灵魂深处。并在生的时候逼着自己去死亡？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避免人类的痛苦，难道不是使我们摆脱世间事物以及我们之中一切易朽的事物，而在我们内心中沉思默想以便把我们提高到崇高的境界？而且假如我们的情欲和我们的错误造成我们的不幸，而当我们摆脱情欲和错误之后，我们应该渴望什么热情呢？那些极不

慎重地用淫乐以倍增他们的痛苦，这类好色之徒干什么事呢？可以说尽力地稀释扩散他们的存在，来在地上消灭他们的存在。他们增加他们爱恋的事物来加重他身上的枷锁，他们没有一件快乐不是在给他们自己准备着千万杯苦酒增加空虚感。他们越感到快乐就越感到痛苦，越追逐生命就越加重悲惨。

但是，一般地说，如果让人们在地球上可悲地爬行以谋求舒适那就得这样。我也同意，我并不是宣扬叫大家都一致地自杀，也不是打算把地球变成一座大坟墓。确有一些过分享有特权的不幸者们为了遵循着共同的道路，对他们来说，绝望和苦难是自然界的通行证。就是对他们来说，假如相信生活就是幸福，还是相当糊涂的。那只有波希道尼奥斯^⑧哲学家受着苦酒折磨也不承认他在遭罪。只要活着就好，我们是很爱生活的，而能使我们克服这种看法的都只是极度的苦难，因为我们都从自然那里接受死亡是最大的恐怖这个概念。而这个恐怖又被描绘成人类情况中的悲惨处境。人们在决定摆脱艰苦生活之前，长期地忍受困苦悲痛的生活。一旦厌倦生活的苦恼把他推向死亡的恐怖，那时候生才真正是苦难，人们没法及早摆脱它。这样，虽然人们还不能确切地肯定生命从何时何地起不再是好事，然而人们却无疑懂得它至少在很久以前已经向我们展示它不是好事而是坏事了。在头脑健全的人们那儿，拒绝生命的权利总是在以生命为引诱手段之前。

这还不算完，在否认生命可能是坏事之后，为了剥夺我们毁灭生命的权利，他们便接着说生命是一种灾难，以便责备我们没能坚持忍受。按他们的说法，躲避痛苦和遭罪是一种胆怯，而且只有胆小鬼才寻短见，哦，罗马，世界的征服者，得多少群胆小鬼赐给你一个帝国呀！象阿利亚、艾玻尼娜、路克莱齐、^⑨都在其中，她们是女流。然而，象勃鲁都斯，开西乌斯，你们和罗马的神祉共享世人的崇敬，还有伟人圣者卡同，你的高大而神圣的形象，曾以一种纯洁的热情煽动罗马人使暴君们战栗，你的那些辅佐人员没想到有一天在上阿尔贝斯一所莱特人中学的满是灰尘的

角落里，人们却证实你仅仅是一名懦夫。因为你逃避道德的崇奉去投向枷锁作一名幸福的罪犯。你们现代作家的力量和气魂该多么崇高呀，都是手里掐着笔的不顾一切的猛士！但是，请告诉我，那个勇敢的英雄，你们从一场战斗里那么大胆地活过来，以便更长地承受随生活的苦难，可是，当一堆燃烧着的火烬坠到这个雄辩家的手上时，你们为什么叫他急忙地缩回手？什么！你们胆怯，不敢忍受火烫？没别的，你们说没有任何东西逼我忍受余烬的烫烧，而我呢，谁逼着我忍受生活的苦难？一个人的生比一束稻草的生要求更多的天意。那么这二者不都是上天的造物吗？

毫无疑问，要有勇气忍受人们无可避免地灾难，但是，只有麻木不仁的人才自愿忍受能安全避免的灾难。而且有时候这种忍受是毫无必要甚或招来更大的灾难。那个不懂得摆脱痛苦人生的人恰象愿意叫疮口继续毒化而不愿求助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来吧，可敬的巴里索大夫^⑤，请锯掉我这条病腿，否则它会要我的命。我将不皱眉地看着你进行手术，将不叫勇敢的人笑话我是胆小鬼，因害怕手术而看着腿被烂掉。

我承认要对别人承担义务，这种义务不允许所有的人可以任意地结果自己。但是，反过来命令叫你去这样作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元首负责他的祖国的存亡，一位父亲应该照顾子女的生存，一名无力偿还的债务人会坑害他的债权人，他们每人应尽力完成到来的义务。还有其它千百种社会的家庭的关系逼迫着一名正派的不幸者去忍受生活的灾难，免得陷于为人不义的更大灾难。而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是否允许一个怕死的人生存，而牺牲众多人使之悲惨呢？“杀了我吧，孩子。”一名衰老的野蛮人对背着他而压弯腰的儿子说，“敌人在前边，去和你的弟兄们上前战斗，救活你的子女，别让你爸爸活着落到敌人的手里，他们的双亲都叫我给吃了。”当饥饿、灾难、贫困这些比野蛮人还凶残的家务敌人，允许一名残废的可怜虫躺在床上消费全家人活命的面包，而这个人一无是处，是上天要打发他离开地上的一个人，他的悲惨存在

不产生半点好处，为什么他就没有权利离开他的住所，他在那儿只会发生不合时宜的悲叹，而他的病痛又没一点儿用处？

您掂量一下这些考虑，米勒，请集中这些理由，那么您就会发现它们归结为自然的最简单的权利对于一名头脑健全的人总也不会成问题的。实际上，为什么就允许治标而不允许治本，点滴地治病而不允许从根本上治命？二者不都是来自同一只手吗？若是死困难一些，那还说什么？必是服药好受呗？有多少人更喜欢死而不是更喜欢药呢？证实自然对二者都是厌恶的。希望人们告诉我怎么就允许人吃药摆脱一时的痛苦，而不允许去死摆脱不治之症？为什么人用奎宁治疟疾就此用鸦片治不治之症更可原谅？假如我们注视事物本身，两者都是叫人摆脱痛苦，假如从方法上着眼二者都同样是自然而然的，假如着眼于厌恶，两方面都有可厌恶之处，如果着眼于主的意志，他不给人们降什么灾难，谁还愿意单和灾难作斗争？不论我们要躲避的是哪一种灾难，哪个不是来自他打发来的？他的权力达到什么地方是边界，以及在什么地方人们可以合法去抵制？那就不允许我们改变任何事物的状态吗，因为原来什么样都是他决定的？怕触犯他的法律我们在世界上就不该做任何事情了吗？而且虽然我们做了就总是触犯他的法律吗？不，米勒，人的天职是更伟大更高尚的。上帝并没有鼓舞它，让它永远处于一种寂静的状态。但是，天赋予人作好事的自由，愿意作好事的良心和选择作好事的理智。他给人设置了某自身行为的唯一裁判。他在人的心里写上了：做对你有益对人无害的事情。假如我感到死对我有好处，我就要坚持活下去以对抗他的命令，因为他已事先告诉我想法活下去而不是让我喜欢死。

波姆斯顿兄，我求助于您的智慧和您正直精神，从宗教的理论能演绎出什么样的更确切的自杀原则呢？假如是基督徒曾经建立了反对知杀的理论，从他们的宗教教义上是找不出来的，也就是从他们的统一教规——圣经上找不出来，而只是从异教徒哲学家那里由拉克唐斯和奥古斯丁[®]首次提出这个新的教规。在这上

面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都没提过一个字；他们二人只是依据我已驳倒的《斐东》的理论。从此信徒们以为是遵循着圣经的命令，而不知道遵循的却是柏拉图”实际上人们从全新旧约中哪个地方能看到反对自杀的教规，哪怕是简单的可能论呢？说来不是奇怪吗？在这些自杀者的事例中竟找不到谴责这种事例的一个字。另外还有，力士叁孙^⑦他靠着一个奇迹向着敌人复仇的事例。这个奇迹就是为证实这样是犯罪才建立的吗？而这个人由于任凭一名女人引诱而失去力气，那么恢复力气又专为再犯一次重罪，这不好象上帝专门愿意骗人吗？

教会十戒中说：“不许杀人”。结果是什么呢？假如这条戒命该从字面讲，既不许杀坏人也不许杀敌人，然而摩西却让那些不听他戒律的人大批死亡。如果说有例外的话，无疑这对愿意死的人是有利的，因为排除了暴力和不义，只有这两者的理由可以构成杀人有罪。另外，自然已放进去足够的障碍，防止滥用。

但是，他们还说，耐心忍受上帝赐给你们的灾难吧，用你们受的苦立功吧。这样运用基督教义的原则，以致于是灾难控制着精神！人是千百种灾难的话题。他的一生是一连串的苦难，好象生下来就是为了遭罪的。这些灾难，他们能避免的，理性愿意让他们避免，而宗教又不反对理性，同意避免。可是能避免的总数和他们被逼非忍受不可的灾祸相比，小得可怜。就是这后者也是这个仁慈的上帝允许人们用它来立功的。它把它硬加在人们头上的义务作为贡品来接纳，并表示为了来世的功德，让人们顺天安命。人的真正的惩罚，对于上帝来说，是来自自然的强加的。假如人耐心地忍受他该忍受的一切，在这方面就是顺从天意。假如某人要表示出人头第，额外多要求灾难来随，就该关他的禁闭，或者说他是该处罚的骗子。那我们就毫不踌躇地躲避一切能躲避的灾难吧，我们还有足够的灾难要忍受。那么当生命一旦成了我们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去死而无悔吧，既然我们有权这样做，一不得罪上帝二不妨碍别人。如果该给至高无上的存在奉献牺牲时，

是不是除了死没别的。让我们向上帝奉献我们的死吧，这是他通过理性的声音提出的，我们就平平静静地把他回收的灵魂倾倒入他的怀里吧。

这就是清醒的理性向众人提示的总的戒命，这也是教会所要求的。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事情。您有顾虑，不愿向我敞开您的心。我知道您的灾难，您的痛苦也不比我的轻，您的灾难和我的同样都是不可救药的。荣誉的理法对之束手无策，财富的理法更不能变动分毫。您忍受着，我承认您坚定地忍受着。道德支持着您，再向前走一步您就解脱了。米勒，您劝我忍受痛苦，我敢劝您结束您的灾难，并让您评判我和您二人谁对谁更好。

为什么我们还不急快地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这样等着岁月拿走我们的美妙时光之后，再把我们的轻贱捆绑在生命之上，好让我们用可耻的努力拖累着我们多病多灾满目疮痍的身躯？我们正当精神旺健之年，能够轻易摆脱它的束缚。正是人们会死的时候，将来它就把您撂下，在您的哀号呻吟中夺走了生命了。趁着我们还是活羊的仙，让死变得称心如意。我们要担心当我们不再愿意的时候，死亡非带着恐怖袭来不可。我还记得我向上天请求让我多活一个钟头的那个时刻。^①那时如果没有得到我所祈求的，早就死在绝望之中了。啊！人们是何等难于下手割断那根地上拴我们的绳索，而当它断了的时候摆脱它又是何等地明智！米勒，我感到我们俩都有资格去作更洁净地方的居民，道德向我们指明了这点，命运又邀请我们去追求。希望联想我们的友谊在最后时刻仍旧不使我们分手，两位真正的朋友手拉着手地志愿结束他们的岁月，把最后的一息挽在一起，两个半拉灵魂合在一起飞升，该是多么赏心悦目啊！什么痛苦，什么悔恨能够扰乱他们的最后时刻？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扔下什么呢？他们一起走了，什么也没扔下。

① 卢梭同时代的弗尔梅驳斥下面理论：“爱生活应该在爱幸福的前提

下，但是你们说，假如生命成了负担而没有好处，既然，自然的本能就是让我们幸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切断人生的旅程呢？”（见其著《论风俗》卷三十一第250页）

②斐东（phédon）是柏拉图的对话录，记载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些场面，讨论灵魂不灭。他解释灵魂从肉体的事物中净化，以便通向理想世界。

③波希道尼奥斯（公元前135—前50）生于叙利亚，是禁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主张只有苦难才能达到至高境界。“灾难啊，你怎么折磨我也枉费心机，我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坏事。”是这派的代表名言。

④阿利亚，公元前罗马贤妇，其夫斐都斯反对暴政被处极刑，她先殉夫自杀。艾坡尼娜高卢贤妇其夫撒比努斯抗击罗马战败处死，她也殉夫。路克莱齐，罗马贤妇因被暴君之子奸污而自杀，引起暴动导致共和国在公元前510年建立。

⑤巴里索，卢梭同时代的著名外科医师。（译者注）

⑥拉克唐斯（250—325）原为莱特人异教徒，300年皈依天主教，成为护教论者。主要著作有《神圣的制度》和《宗教迫害者的死亡》，后者成为四世纪罗马帝国历史的宝贵资料。

奥古斯丁（354—430）是生于非洲的罗马人，先耽于享乐，387年皈依天主都，成为权威的教义解释家。主要著作有《天国论》和《忏悔录》，后被追认为圣徒。

⑦叁孙，旧约故事，元前12世纪。叁孙是以色列人武士，以力大、美发和战胜斐利士人武功著称。后被美女达丽拉所迷，后者出卖了他力大无穷的秘密——力量来自长发，敌人斐利士用诡计剃去他的美发，遂被缚，挖去双目。在斐利士人庆功宴上，阶下囚叁孙倡言欲在大厦中表演助幸，被允。他祈求上帝，表示忏悔，要求重给他力气，他被领至大厦顶柱间，美发突然长出，叁孙推倒顶柱，大厦倾，为以色列人复了仇。

⑧指第一部分《书信五十四》的第一节：“上天，我请你再让我活一小时，那我把我余下的岁月全交到你严酷的手。”

书信二十二

复 信

年轻人，一种盲目的激动使你步入迷津。要更谨慎些，说是征求意见，你丝毫没征求。我见过比你的灾难大得多的灾难。我有一个坚强的灵魂，我是英国人，我懂得死，因为我知道活着，要象男子汉似地忍受痛苦。我曾见过死亡逼近，我满不在乎地注视着，以便去寻找它。咱们谈论你。

不错，你对我是必需的，我的精神曾需要你的精神，你的帮助也曾对我有用，你的理智也能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上敲我。若是对我一点儿没用，你还能责怪谁去呢？她现在在哪儿？她怎么的了？你能干什么？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还能希望你给我帮什么忙？一种毫无意义的痛苦把你弄傻了，变得残酷无情。你不是男子汉，什么也不是，如果我不是看你的将来，就这个老样子，简直世上没有比你更次的人了。

我只愿意证明你写的那封信本身是如此。从前我看你有头脑懂得真理，你的情感曾是正常的，你思考正确，而我敬重你不是出于喜好而是经过选择，作为我进修智慧又多一个方法。可是在你最得意的这封信时，我能在推理当中找到什么呢？在你那理由的迷魂阵里，一种可怜的、死硬的诡辩，标志着你的心正迷在里面。假如不是我可怜你在谰语胡说，我都不屑再提示什么了。

为了推翻这一切，只用一个字。我只想问你一件事。你，你是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人的自由的，肯定你不相信一个有智慧的存在接受一具肉体，并在胡乱地安排在地球上单纯地就是为了生活、受罪、死亡吧？极其可能在人的一生中该有一个目的、一个结果和一个道德的原因吧？我请你在这点上明确地答复我，这之后我再一步步地回答你的信，那么你就要因写此信而感到脸红了。

咱们先放一般的原则，人们都为它大作文章，但从来没一个人去遵循它，因为它总是在实行的时候遇到某些特殊情况，使事物变化得那么利害，以致，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不合于遵守这些专

为别人规定的规则，而且大家都知道所有确立一般原则的任何人，都打算叫大家都必须遵守，只有他自己例外。我们再来谈论你。

照你的说法，允许你结束你的生命了？不过证明却是奇怪的，那就是你自己千方百计地想死。那可是一件流氓坏蛋们极其欢迎的事情，他们得感谢你向他们提供了武器，还有许多重大犯罪他们还没得到证实他们极其热衷于去犯。可是自从激情的猛烈劲头把他们带到犯罪的可怕境地，在做坏事的愿望中他们却找到了做坏事的权利。

允许你结束生命了？我倒想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什么！把你放在地球上，就什么也没让你干？上天给你一条命难道就没安排你去完成一件事吗？假如你真在夜幕降临之前已走完白天的路程，剩下的时间，你可以休息，但我们要看看你干了什么。你拿什么话来回答要求你按日计工的最高真主呢？说，你向他说什么？我引诱了一名正派的姑娘。我抛弃了我那正在烦恼中的朋友。没价值的东西！你把那个胡说活够了的教士给我找来，我要教训教训他，该怎么样对待生命，不是随便就有权利不要命的。

你相信人性的恶。你搜索枯肠引用重复千百遍老话，你不感到害羞？随后就说生活是一种灾难。然而，也在事物的秩序当中，看看，找找，是不是你就找到某些好事并不和坏事混在一起，是不是说在宇宙间就没有好事了呢？你能把本质就是坏的坏事和偶然而因故而坏的坏事混同起来吗？你自己说过，人的被动消极的生命一钱不值，它只关注他那不久即将摆脱的肉体。但是人的自动的道德的生命应该影响人的整个存在，它表现在他意志的执行上，对于享福的坏人，生命是一件坏事。而对于不幸的好人，生命却是一件好事。这不是转瞬即逝的变化而是和它使物体变好或变坏的对象的关系。到底这些逼着你摆脱生命的极巨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你认为在你列举此生的坏事上装做不偏不倚，我就对于你羞于谈论自己的不幸不加梳理澄清了吗？相信我，不要一下子全放弃你所有的美德。至少要保持你从前的直率吧，向你的朋友推心

置腹地讲真话：我在引诱一名正派妇女上望了。这下子逼着我做好人，所以我就更喜欢死了。

你活腻了，于是你说：生活是件坏事。迟早你会得安慰，那时你将说：生活是件好事。你将来说得更真实，无需更好地推理。因为除你而外什么也没变。那你就李吧，从今天开始，而且，既然是精神不愉快是全部灾难的所在，那就改正你那些不正常的爱好，而且别因为没费过力气整理房子，就把它烧了。

你跟我说：“我痛苦”。不痛苦是我说了算吗？首先，是改变问题的现状，由于不关系到知道你是不是痛苦，而是对于你生活是不是坏事。咱们别谈这个吧！你痛苦，你得找不痛苦的。大家看，这需要不需要死。

你考虑一下，灵魂的痛苦的自然发展，直接反对肉体的痛苦的发展，好象两种实体从本质上相反。后者在衰老的同时，变得根深蒂固和恶化起来，并最终毁灭这具寿命不长的机器。前者相反，一种永生的单纯存在的一些外部和短暂的变质，不知不觉中自行消失，并在它原始的形体中留下不会变化的一切。悲伤、烦恼、悔恨、绝望都是不持久的痛苦，它从来不会在灵魂上扎根，而且经验总在否认这种使我们视苦难为永恒的感情。我还要说，我不能相信腐蚀我们的恶习就比我们的烦恼忧郁会更是固有的。我不仅认为它们和招致它们的肉体一起灭亡，而且我还怀疑一个寿命更长一点的生命就不足改正人了，以及青春时代只教导我们：没有比道德更好的东西了。

尽管如此，既然我们体力上的疾病一个劲地增加，肉体的剧烈痛疼，当它们已不能治愈的时候，也可以逼着某人去处置它，因为他的一切官能被痛苦变质而又是不治之疾，既无意志能力亦无推理能力，在死前他已停止作人了，并且实不可解，只有离开这具无灵魂，拖累成灾的肉体。

但是，灵魂的痛苦并非如此，它们为了生活造成这个地步却总是有药可治的。结果，是谁把某种灾难弄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呢？